

徐剑 著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本真诗人

梁宗岱



梁宗岱

POC

梁宗岱 (1903—1983), 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一位才子。少年时期就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诗歌新作, 被誉为“南国诗人”。青年时期赴欧留学, 深得法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大师保尔·瓦雷里和罗曼·罗兰真知灼见的教诲, 后成为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在他的一生中, 流徙不定的抗战生活、充满戏剧色彩的家庭婚变以及新旧时代交替的巨大震荡, 都给他带来过痛苦, 但他始终不渝地追寻着“诗与真”的真谛。他用他的精神与活力, 谱写了一支真诚动人的歌。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策 划	马 啸	汪稼明	
主 编	马 啸	宋焕新	
副主编	贺立华	邹宗良	郑训佐
编 委	于建坤	李正堂	林爱莲
	鲍时祥	徐荣街	

目 录

- 1 南国有佳木
- 19 徜徉在新的艺术世界
- 37 转徙途中：追求“诗与真”
- 61 传奇婚姻
- 88 春天里的阴霾
- 106 暮色中的晚祷

南国有佳木

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童年天资聪颖，纯真烂漫。阳光鲜花编织着他瑰丽的幻想，自由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敏锐而丰富的情感。看不见污秽，不懂得罪恶，他的少年时代犹如南国的天空，一片明媚。

1

1903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梁宗岱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河村白庙墟同安里。他的童年却是在广西百色度过的。

百色，是广西西部一座重要城镇，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建城设治。它位处右江航道终点，是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地区的交通要道，历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在旧中国，这里是贩运鸦片、洋纱的集散地，各种商业和走私活动都很活跃，同时它也是一座英雄的山城，是1929年底百色起义后红七军诞生的地方。百色，又称鹅城，多重丘陵山地将它包围起来，登高俯瞰，城镇的地形酷似一只大鹅。城东，澄碧河从它身旁滔滔流过；南边，发源于云南的鹅江（又名寒江）绕城悠悠而去；西边，凤凰山峰峦叠翠，把这座城镇衬托得秀丽多姿。江中的航船白帆点点，岸边的甘蔗林郁郁葱葱，田野上鹅黄嫩绿，繁花吐艳，百色处处向人们展示出它的瑰丽风光。

梁宗岱的祖父梁祖胄，幼年时家中贫寒，走投无路，便跟随同乡离开新会到百色谋生。终日挑着一副煤油担子沿街叫卖，赚些零钱，聊以糊口。后来手头逐渐宽裕，祖父就在百色安了家。梁宗岱的父亲这一辈共有兄弟姐妹三人，父亲名亦燭，字星坡，排行第二。他聪颖好学，仅读过六年“子曰馆”，便能诗能文。因为家境穷困，只得辍学经商，跟随一个在广西贺县的族叔当学徒。后来，祖父的货店生意渐有起色，父亲便离开贺县回到百色。父子二人节衣缩食，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生意日益

兴隆，到梁宗岱出生时，梁家已成颇为殷实的小康之家。他们除了独家经营“梁全泰”——纸料土产山货店外，父亲还与人合资经营一家刨烟庄，店名叫“梁顺成”，后来还开过一家名叫“泰益山”的杂货铺子。梁家买卖公平，只做正经生意而不靠贩卖鸦片发家，这在百色的商人中是少有的，再加上父亲经常向平民百姓无偿地赠医赠药，解除过许多人的疾苦，因此梁家在百色很受人敬重。

梁宗岱的母亲陈氏，百色人，她勤劳贤慧，对丈夫和孩子百般体贴疼爱，但不幸的是在儿子六岁时便过早地去世。幼年丧母，在梁宗岱稚嫩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看着黑色的棺材缓缓移动，他哭红了眼睛，哭干了嗓子。梁宗岱后来回忆说：“送葬回来那天，我痛不欲生，只想寻死……顷刻间，仿佛四块棺木向我挤压过来，我呼吸窒息，竟狂叫起来。从那天起，再没有比庄周得道长生一类故事更使我神往了，以致在十岁以前，我曾经偷读过两本修炼长生的道经。”梁宗岱失去了母爱，不久，父亲续娶了后妻何氏，继母性情温厚善良，给了他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就在母亲去世这一年，梁宗岱进了县立经正小学。他天分高，又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有浓厚的兴趣。父亲因为早年有过失学的经历，便把希望倾注在儿子身上。他在经营生意的空余时间，常常在油灯下陪伴儿子读“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文，并传授作文的方法。宗岱特别喜作文，但往往故意不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写。他在作文中真切描绘自己观察过的自然景物，自由地抒写一刹那间清新活泼的思想。澄碧河中击水嬉闹的场景，凤凰山中跟随药师采药草的见闻，都曾被生动形象地写到文章中去。国文老师经常对他的文章浓圈密点，大加赞赏，有一次竟然情不自禁地给了他125分。有一位同学不服气，问老师：“最高分只有100分，为什么要批给他125分呀？”老师回答说：“梁宗岱这篇作文写得太好了，我看了都大吃一惊，所以加25分。”

少年宗岱多思善感，情感丰富，在祖母的呵护和继母的关心下，享受着家庭的宁静与温馨。他活泼开朗，有许多要好的小伙伴，在他1924年1月写的一篇散文《游伴》中，便真切地记载了少年时代同邻家一个小女孩的友谊：

宗岱十二三岁的时候，邻居家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常常随她的妈妈到宗岱家里来，也有许多时是自己来的。宗岱放学归来，便和她一块玩。有时继母或祖母要她到她们家的房里取剪刀针线，小宗岱便不知不觉地跟了去。有时候祖母弄了馍馍糕粉一类好吃的东西，就必定拉她过来同吃。街坊好事的父执辈常常取笑他们，宗岱有时竟不敢和她一起玩了，但过不了多久便又置之脑后，无暇顾及了。有一天，宗岱的姑母也当着祖母、继母一班人的面，笑着问宗岱：“得着了她，你会心满意足吗？”那时候，小宗岱恨不得大声地说：“心满意足了！”但却始终忸怩不敢出口。

有一次，两个孩子竟然翻了脸，也说不清是谁触犯了谁，都气愤愤地散了。那天晚上，小宗岱无精打采地放学回来，跑到读书楼伏在桌子上用笔无聊地画来画去。楼的窗口和她家后楼的窗子正好相对，中间只隔着一块两平方丈左右的空地，便是女孩家的后园。一会儿，隐隐听见她的楼上的脚步声——果然她来了，只在窗口怯怯地张望。“过来吧！”小宗岱轻轻地呼唤着。于是，女孩便急急地转身出门，跑到宗岱的小楼上来。他们对面坐下，

手拉着手竟然哭了起来，都说怪自己不好，一会儿，便就破啼为笑了。

宗岱家有一个阳台，种着各种各样的花：父亲种的莲花、菊花，继母种的兰花、玉蝉花，祖母种的茉莉花和一株多年的白薇花，宗岱喜爱种玫瑰，白的、红的、粉红的，有六七盆之多。每当早晨或晚上，他时常帮助祖母、继母浇花。有时放学回来发现有些开了的玫瑰花不见了，他明明知道是祖母摘给妹妹的，也要咆哮一阵子。可是，每逢那女孩到来，小宗岱却毫不吝惜地给她摘一两朵。祖母常常因此含笑骂他偏心，妹妹也在一旁用手指刮着鼻子不停地做鬼脸。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宗岱正在阳台上殷勤地浇花，女孩忽然跑来了，满面笑容地向宗岱要花，说是今天要和母亲去走亲戚。春日的朝阳照着她柔嫩的双颊，分外显得旖丽动人。小宗岱紧紧拉着女孩的手，摘了五六朵颜色不同的玫瑰让她拿住，又精心选了一朵半开的粉红色的小花给她插在了头上。这时恰好妹妹也跑了过来，吵闹着要花，宗岱只好也摘了几朵给她。那一天，他并不懊悔，反而异常高兴，因为那女孩开口向他要花，只有那一次。后来，梁宗岱随父亲东还，回到了新

会，童年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邻家的女孩和那些花当然也包括在内。

少年宗岱文雅多情却不懦弱。他是梁星坡的第二个孩子，父母给了他一副好的体魄，七八岁时就比同龄的孩子高出半头。十一二岁之前他常手握镰刀，肩背箩筐，翻山跳涧，跟人去采药，身体更加健壮。他活泼好动，就像一匹未系笼头的小马，有自己任意奔跑的一片天地。

澄碧河和鹅江交汇点的河岸上，是百色大码头，这里一年四季热闹非凡。商人们把八角、茶油、首乌、云耳和艾粉等山货运到梧州，又将纸张、煤油、胡椒、石膏及各类百货运回百色。宗岱经常到码头玩耍，看木船和汽船来往行驶，工人们蜂拥上船搬运货物。从码头上岸，便进入富有南方特色的街道。街道两旁楼房幢幢，一概都有“骑楼”，城中的殷商富户多聚居在这里。街头是一片开阔地，每当傍晚时分，人们都爱在这里优游漫步。北方人见到这情景便会惊诧地说：“妙啊，南方人把街头当公园逛耍！”少年宗岱自然也常出现在“街头公园”里。

看斗鸡是他童年的一大乐趣。两只雄鸡，翎毛

振起，怒目对视，然后窜跳腾挪，决一高低，不到鲜血淋漓，一方败北，绝不停止。每当看到难分难解的时候，小宗岱跟着人们鼓掌喝彩，心头有无限的快意。他自己喂养了一笼公鸡，课余常去参加斗鸡，每次斗完，他就叫继母把斗败了的那只鸡杀了吃掉。有一次，继母给他换上一件崭新的绸布长衫，要带他出去做客。一转眼他却不见了，只见长衫丢在堂屋的椅子上，院子里鸡笼也没有来得及关好，原来他到街头斗鸡去了。家里的人找了老半天把他叫回来，他还连声埋怨误了他的“战机”，要不然准会三战三胜，弄得继母和祖母都哭笑不得。

少年宗岱还是踢毽子能手，并有“小毽王”的美称。他不仅能右脚踢、左脚踢、正踢、反踢，还能用脚尖、膝盖和小腿踢，每种踢法都可达到每次两三百下不失误的高纪录，他高超的技艺常得小伙伴们的连声称赞。直到晚年，梁宗岱回忆起童年踢毽子的情景时，还不止一次地对妻子甘少苏说：他的家乡玩毽子有个规矩，输了的人要“供毽”，他性情倔强，不愿意受这个罚，便只好背着别人去苦练，直到练得技艺高人一筹，才满怀信心地和人比赛。

梁宗岱很小的时候就爱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又背着父亲偷偷看了不少武侠小说。他常幻想着能够去少林寺或龙虎山学习武功，有朝一日能做出劫富济贫的壮举。他做了几个沙包挂在楼上的书房里，每天都要练习几次拳脚。他一边“嘿一嘿”地低声喊着号子，一边抡拳飞腿击打沙包，常常打得两拳皮开肉绽或脚面红肿。他把手脚在药酒里浸泡一下，继续苦练，就这样，宗岱的功夫日有长进，体格也更加健壮了。他顽皮好斗，每次跟别的孩子摔跤斗架，总会轻而易举地将对手掀翻在地、压在身下。因为总是他占上风，便得了个“翻天印”的绰号。街坊邻里的大人们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宗岱，免得吃亏。有的孩子不听话，大人便会吓唬他：“别乱跑，快回来！你看梁全泰的孙子来了！”但是，小宗岱却从不恃强凌弱，倒是喜欢打抱不平。如果有蛮横的孩子欺负了弱小的孩子，他就会奋力相助，将那强横者整治得服服贴贴。因此，有些家长怕孩子在上放学路上遭人欺侮，常常托付宗岱照料，他也为是许多小伙伴的“保护神”而神气十足。

在广阔自由的天地里，在无忧无虑的小康家庭

中，梁宗岱读完了高小一年级。十三岁那年，他跨级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泗镇百色中学。可是，小学校长坚持要他读完高小二年级后再入学，梁宗岱一气之下回到了广东新会老家，考取了新会县立中学。读完初中一年级后，宗岱感到新会县立中学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便不顾祖母的阻拦，独自一人闯进广州，投考由教会创办的培正中学，结果同样如愿以偿。一年中间屡考屡胜，连中三元，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优秀少年。

2

展现在梁宗岱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整洁的校园，绿树浓荫，繁花似锦，清幽的小径连着平展展的草坪和宽阔的操场。早晨清脆的钟声，晚上柔和的灯光，都带给人宁静与温馨。

培正中学是美国人办的，从一年级开始全部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梁宗岱在百色和新会从未学过英语，按照常规本应在专修科补习三年，但倔强好学的宗岱只补习了一个英文夏令班，便正式编入了中学部。学校的图书室藏书丰富，梁宗岱在课余贪婪

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而激发出了浓厚的文学兴趣。他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能直接阅读英文版的书籍和报刊。他特别喜爱惠特曼、歌德、拜伦、雪莱和泰戈尔的诗歌，对屈原、李白也非常崇拜。三年级时，他废寝忘食地攻读美国诗人朗佛罗译的但丁的《神曲》，许多精彩的章节他都能成段地背诵下来，对此，一位女英文教员和她的美国朋友都赞叹不已。由于作文、英文成绩优异，他多次获得中文、英文奖。在培正中学曾与梁宗岱住在一间寝室的同班同学吴耀明先生后来回忆说：“宗岱好学心强，同住的六位同学中，数他买的课外自修英文文学书最多。他的书箱更是奇特，是利用学校挖出的棺材板做成的，毕业时足足装满了四箱子书。”

梁宗岱进培正中学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很快由北京席卷到广州。培正中学的许多爱国学生，参加了“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检查和烧毁日货。梁宗岱当时担任培正中学学生会智育部长，他曾率领培正童子军义愤填膺地参加请愿游

行，并响应《新青年》杂志和《新潮》杂志改用白话文写作的号召，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写了不少激昂慷慨的文字，向广州各家报馆投稿。他负责主编全校学生刊物《培正学报》和《学生周报》，还以“菩根”为笔名，不断在广州的《越华报》、《群报》上发表新诗作品，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年仅十六岁的梁宗岱便被誉为“南国诗人”。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等刊物，也都陆续发表了他的作品。广州各大报馆都争相派人采访他，当时还闹出了一个笑话。

一天，一个报馆的记者追踪采访找到梁宗岱家，敲开大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孩子。宗岱问：“先生，您找谁？”记者估量了一下说：“我找你哥哥，想请他谈谈新诗写作的感受。”宗岱说：“我哥哥不写诗，您是找梁宗岱吧？”记者点点头，立即追问道：“他到哪里去了？打听好他今天应该在家里。”宗岱指指自己的鼻子，笑着说：“这不在嘛，我就是梁宗岱呀！”记者吃了一惊，看他那副认真诚恳的样子，不容你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记者心中暗暗地称赞：这位“南国诗人”真是

少年早慧啊！

这时的宗岱完全沉浸在诗的世界里，读诗、写诗，用诗歌寄托和抒发自己热烈浪漫的情怀。三年级时，班上转来了七名女生。有一个叫陈存爱的女孩漂亮而文静，又不乏灵气，她从天津教会女子中学转学到培正，英文十分出色。梁宗岱对她很有好感，总是寻找机会主动接近她。但是，陈存爱性情有几分孤傲，不爱和女同学交往，对男生更是不理不睬。梁宗岱每次向她搭讪讨好，都受到冷淡，这无疑增添了这位少年青春期的烦恼。七名女生中还有一位叫钟敏慧的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异，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性情羞怯，和男同学接触更少。钟敏慧的座位正好在梁宗岱的前排，每次老师发试卷，宗岱总是站起来偷看钟敏慧的分数，看不清楚便会厚着脸皮直接问：“你得了几分？”每当这个时候，钟敏慧就故意用身体挡住他的目光，轻声细语地反问：“不告诉你，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才能配有好成绩吗？”梁宗岱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无可奈何。

得不到两位女同学的好感，便把心头的苦恼写进诗里。有一天，两个女孩各自打开课桌的抽屉，